

红楼梦

红楼情偶

司棋
绣桔
卷

Honglou Qinglu

朱浩文 著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红楼情偶

司棋绣桔卷

朱浩文 著

红楼梦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楼情侣/朱浩文著.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5. 6

(红楼外梦)

ISBN 7-5013-2785-8

I. 红... II. 朱...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31698 号

书名 红楼情侣

著者 朱浩文

出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 7 号)

发行 010-66139745,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 (传真), 66126156 (门市部)

E-mail cbs@nlc.gov.cn (投稿) btsfxb@nlc.gov.cn (邮购)

Website www.nlcpress.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华正印刷厂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375

版次 2005 年 6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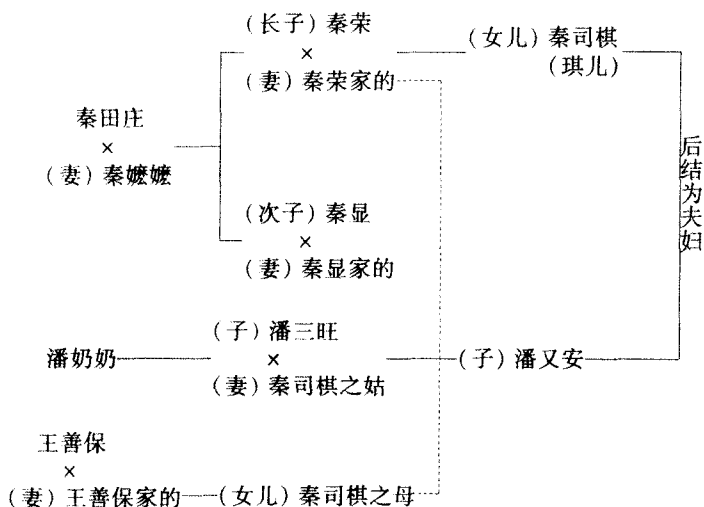
印数 1-5000 册 (套)

书号 ISBN 7-5013-2785-8/I · 194

定价 20.00 元

《红楼情侣》人物表

(一) 秦、潘、王三家关系表



（二）绣桔一家

绣桔父母——（女儿）绣桔（碧桃）

(三) 入画一家

人画父母 人画叔婶 人画之兄 人画 人画丈夫俞得利

(四) 贾氏族人

贾演 贾源 贾代化 贾代善 贾赦 贾敬 贾政 贾珍
贾蓉 贾瑚 贾琏 贾宝玉 贾母 贾代儒 贾代修 贾赦
贾效 贾敦 贾琮 贾璠 贾珩 贾珧 贾琛 贾琮 贾璠

贾蔷 贾菖 贾菱 贾芸 贾芹 贾藁 贾萍 贾藻 贾蘅
贾芬 贾芳 贾兰 贾菌 贾芝 贾元春 贾迎春 贾探春
贾惜春 贾巧姐 大姐儿 王夫人 邢夫人 尤氏
秦氏（秦可卿） 李纨 王熙凤

（五）贾氏亲眷

薛姨妈 薛蟠 薛宝钗 林黛玉 史鼎 史鼎夫人 秦钟
秦业 孙绍祖

（六）荣宁两府奴仆

赖嬷嬷 赖大 赖升 俞禄 王进 费婆子 兴儿 周瑞家的
林之孝家的 钱华 鸳鸯 琥珀 玻璃 秋桐 焦大 金钟万
金彩 抱琴 侍书 平儿 袭人 晴雯 鹦鹉 紫鹃 珍珠
雪雁 春纤 莺儿 文杏 翠墨 翠屏 同喜 同贵 香菱
臻儿 素云 碧月 丰儿 金钏 彩云 婉儿 春兰 秋菊
银碟 万儿 瑞珠 宝珠 彩霞 麝月 茜雪 翠缕 可人
傻大姐 莲花儿 张妈 芳官 四儿 蕊官 藕官 葵官
豆官 艾官 茄官

（七）其 他

癞头和尚 方椿 冯紫英 张友士 柳湘莲 赵六 吴店主
杨掌柜 张刚 梁华 孙超 卫若兰 陈也俊 圆心 智通
李二黑 李婶 吴妈 刘妈 鴛母 春花 玉仙 香凤
夏守忠 南安郡王 东平郡王 西宁郡王 北静郡王

目 录

第一回

过大年秦家祭先祖 焦老大酒后说东征 (1)

第二回

潘三旺携子拜新年 邢夫人索要俏丫头 (12)

第三回

家生奴奉召进贾府 小又安难舍小琪儿 (23)

第四回

秦嬷嬷撒手赴黄泉 姐弟俩相约护河边 (33)

第五回

遭劫难潘家丧亲人 悲伤女灯下诉衷情 (44)

第六回

复书信又安倾相思 积忧思司棋生重病 (53)

第七回

治心病和尚赐良药 忆梦境难解天书谜 (62)

第八回

盼团聚卖身当家奴 欲相会府前擦肩过 (72)

第九回

众女眷赏梅会芳园 庆寿辰贾敬拒回家 (82)

第十回

焦老大醉骂主子爷 夜聚赌刘贵受责罚 (93)

第十一回

秦可卿夭亡宁国府 贾公公奢华办丧事 (103)

第十二回

争风光贾家大出殡 铁槛寺又安惊噩梦 (114)

第十三回

读西厢宝玉通戏语 听俏言司棋泣残红 (125)

第十四回

鸳鸯女誓绝鸳鸯偶 甄香菱写诗展心扉 (136)

第十五回

传书信司棋求张妈 得佳音又安遇调班 (145)

第十六回

金鸳鸯无意惊鸳鸯 潘又安仓惶逃出城 (155)

第十七回

柳湘莲仗义京西县 两姐妹同劝重病人 (165)

第十八回

乱糟糟合府查赌头 闹哄哄抄检大观园 (176)

第十九回

秦司棋被逐出贾府 邢夫人指婚配兴儿 (187)

第二十回

坚拒婚母女闹翻脸 风雪夜琪儿离家门 (198)

第二十一回

贤店主救助逃婚者 巧转移藏身地藏庵 (208)

第二十二回

寻女儿守候香火地 接表姐又安回京都 (218)

第二十三回

金鸳鸯巧言助司棋 遇入画畅叙别后情 (230)

第二十四回

潘又安酒楼遇赵六 秦司棋设计救鸳鸯 (241)

第二十五回

陪客商初涉风尘地 玉春楼听曲会绣桔 (251)

第二十六回

贾迎春误嫁中山狼 遭蹂躏走上不归路 (260)

第二十七回

逼纳妾绣桔被软禁 深秋夜逃离虎狼窝 (272)

第二十八回

落风尘唱曲遇故人 舍重金司棋赎小妹 (284)

第二十九回

运皮草又安走东此 舞神剑二郎杀豺狼 (295)

第三十回

了夙愿终返金陵城 四姐妹同心结金兰 (308)

第一回

过大年秦家祭先祖 焦老大酒后说东征

话说盘古开天地之初，这人世间各色人等，原本并无富贵贫贱、主子奴才之分。人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互爱互怜，互帮互助，互谅互让，和睦相处。真正是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虽吃无山珍海味，穿无绫罗绸缎，住无高楼别墅，行无车马船只，日子倒也过得十分和美、舒心。劳动之余，更是欢歌笑语之声不绝于耳。

不知何年何月，来了何方人氏，竟把这红尘世界人间乐园一分为二，分出了主子、奴才；分出了富贵、贫贱；分出了好人、坏人。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没多久，这清平世界里竟然生出一群魔鬼，或杀人越货、明抢暗夺；或偷摸拐骗、诈取钱财；或倚权傍势、作威作福；或奸淫妇女、寻欢作乐。真可谓无恶不做，罄竹难书。加之风暴雷电，天崩地裂，水火无情，种种天灾，致使饿殍遍野、死尸成堆，把个好端端的人间乐园，闹了个天翻地

覆，还闹出许许多多恩恩怨怨的事情来。这正是：

人间恩怨原本无，和睦相处乐融融。

自有权势和富贵，才有奴才伤心泪。

话说六朝之后，明末清初，这金陵地面上出了贾演、贾源两兄弟，为皇上征战四方，平定天下，立下了赫赫功勋，被皇上敕封为宁国公和荣国公，又恩准在金陵城中青溪镇敕造宁荣两府和那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热闹非凡的“宁荣街”。没几年功夫，偌大一片地界便成了贾家的私宅。

贾演、贾源死后，长子贾代化、贾代善袭了公爵，一齐应召进京做官去了。又蒙皇上隆恩，贾家举家北迁之后，又在京城内一繁华去处，按照南边的样子，耗银五百万余两，再度重造了宁荣两府。而南边的旧府，却因人去屋空，只留下几家奴仆看家护院，征收田租，便一日不如一日，渐渐冷落下来，房前屋后，天长日久，便成了一片杂草丛生之地。倒是北边府上随着人丁兴旺、官运亨通、逐年扩建，越发显得气派非凡了。

如今放下贾家不表，单说那宁荣两府后门外那条僻静的小巷里，住着一户秦姓人家。这秦家乃是贾家的世代奴仆，祖上原本是金陵城外青石村的世农，后经南唐和明太祖两次扩建金陵城，这青石村才同四乡村落一起被圈进城中。失去了田地的上百户农家，因无法活命，不得不卖身为奴，当上了贾家的奴仆。起始，这秦家的先祖只在贾家干些杂役，是个下等奴仆，后因爷爷秦田庄曾随贾家太爷东征，在战场上出生入死，拼死救过主子，祖母秦嬷嬷又当上了贾赦的长子贾琏的教引嬷嬷，这才在贾家下人中有了些许脸面。后来，贾家举家北迁时，秦家大小又被贾母

点名带往北边。数年之后，因贾瑚病故，秦嬷嬷年迈有病，才获贾母恩准带上年幼的孙女儿琪儿在府外居住。琪儿的父母秦荣夫妇、叔婶秦显夫妇依旧在贾府当差，一年到头难得有机会回家来看看。为此，祖孙俩不得不相依为命，依靠秦荣、秦显两兄弟拿回来的月例银子，勉强度日。

转眼间，春去秋来，寒暑更迭，又过去了几年。眼看着这一年的年关已近，又到了那家家户户张灯结彩、燃放鞭炮的热闹日子。秦嬷嬷为了给家里增添几分节日的气氛，带上孙女儿琪儿去街上买回竹篾、纸张、香烛之类各色物品，一连花去两个昼夜，自己动手制作了一些大大小小的灯笼。除大门口高挂两盏圆灯笼外，这小小的院落里、廊沿旁、桂树上也都挂上了一盏盏各色竹扎纸糊的小灯笼，虽无法与那些官宦大户人家之豪华富丽、金碧辉煌、五彩缤纷相比，却也使这个不大的院落里有了浓浓的节日气氛。

腊月二十九傍晚，已经抹净桌椅板凳，烧好三荤三素，摆好供品、香烛的秦嬷嬷，早早地带孙女儿琪儿来到了大门口，焦急地等待着秦荣、秦显两兄弟回来团聚祭祖。秦嬷嬷眼见着天色渐渐黑了下来，也不见两个儿子归来，心里不由得焦急起来。过年才满十二虚岁的琪儿十分聪明伶俐，见祖母有些着急，便宽慰道：“奶奶，奶奶，你不用着急。今儿过大年，我爹我妈、叔叔婶婶都会回家来的。前两年，那府里的老太太、老爷、太太不都恩准的么？依我看，要不了半个时辰，我保证我爹我妈、叔叔婶婶都会从那黑黑的后门里出来的！”秦嬷嬷听着笑了，点点头道：“好好好，依了你的金口，我不急，再等半个时辰罢！”说着，又眼巴巴地凝视着那扇紧紧关闭着的黑漆大门。

果然半个时辰不到，那黑漆大门终于“咿呀”一声开了。只见一个中年汉子领着一个头发、胡子皆已花白的老者走了出来。原来那汉子正是秦嬷嬷的长子秦荣。此人今年四十又五，属虎，中等个头，身体壮实，穿着一身主子刚刚赏赐给他的新棉袍，显得分外精神。未等他们二人来到跟前，秦嬷嬷的脸上已露出了笑容，琪儿则像一只小鸟似的飞了过去。

秦荣见过母亲，施了礼道：“妈妈，今儿个府里正忙，琪儿她妈、二弟、弟媳他们都不能回来团聚祭祖了。我还是珍大爷特别恩准了的。倒是碰巧遇上了焦爷爷，正好请他老人家来我家过年。”秦嬷嬷见是焦大，忙笑道：“好，好，要在平时，只怕还请不来你焦大叔呢。”焦大拱手道：“说哪里话，我这可是诚心来讨酒吃的。一来和弟妹一家热热闹闹在一起过个年；二来趁你们祭祖拜年，我也来给仙逝的田庄兄弟磕个头，表表心意。”秦嬷嬷一边忙不迭地连声喊着“请——”，一边把焦大引进里屋去。

焦大兴致勃勃地穿院进屋，边走边问道：“瞧这些大小灯笼，式样精致，气派大方。敢问弟妹，是街上买的？还是自个儿扎制的？”秦嬷嬷笑而不答，倒是孙女儿琪儿嘴快：“都是奶奶和我扎制的！焦爷爷，你看好不好？”焦大捋着花白的胡须笑道：“好好好，这些灯笼比街上卖的还好看呢。想不到弟妹还有这么好的手艺。”秦嬷嬷忙着让坐、上茶、递烟，只是简单说了句：“让你大叔见笑了。”焦大认真道：“说哪里话。如今咱们奴才家日子过得艰难，哪还有闲钱去添置这些摆设？幸好弟妹手巧，倒把这屋里屋外摆弄得也像个过大年的样子了，不容易呀不容易……”焦

大一股劲儿地夸个不停。

秦荣见焦大茶饮了，水烟也抽了，便对母亲道：“妈妈，瞧这时辰也不早了，该点香烛祭祖拜年了吧？”秦嬷嬷正愁没台阶下，见儿子说话，忙道：“可不是嘛，这祭祖的时辰误不得，再说也不能拖延时辰，让你焦大叔干饿着肚子，等酒吃呀！”焦大闻言，忙道：“说的是，说的是。祭祖要紧。至于这茶、这烟嘛，都留着饭后再用也不迟。”说着，便起身往一边挪。秦荣见堂屋正中腾出了地方，连忙点燃香烛，并在供桌前放好了蒲垫。秦嬷嬷一边往盆里烧纸钱，一边对孙女儿道：“琪儿，还不快到大门口去喊各位老祖宗回家来吃年夜饭！”琪儿高兴地应着，蹦蹦跳跳来到大门口，一连喊了几遍。

不一会儿，满屋子便烟雾缭绕起来。添酒加饭后，秦嬷嬷带着儿子秦荣、孙女儿秦琪儿依次在蒲垫上磕头行礼向老祖宗们拜年。焦大见秦荣一家都行过了礼，即起身道：“趁着这过大年的机会，少不得也让我来给田庄兄弟磕三个头。”说着，便在蒲垫上跪下。只见他双手合拢，高高举起，眯着双眼，嘴里念念有词道：“田庄兄弟，你走早了，大哥我好想你呀！想当初，你我兄弟几个跟着太爷东征西杀，可是立过汗马功劳的啊！别的不说，单长岭一仗，要不是你和金彩他父亲金钟万拼死冲杀，舍身护卫，别说太爷的性命难保，就连我焦大也早命丧黄泉啦！好兄弟呀，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啊！你大哥给你磕头啦！”说到这里，焦大俯身伏地，一连磕了三个响头。抬起头来时，已是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好、好兄弟呀……只怕你、你在九泉之下也……也……想不到呀……你、你这性命可、可是白丢、

丢的呀……你、你、你可知道……如今这贾家的主、主子……并没有把、把咱们这些奴才当、当……当人看呀……可怜的弟妹，好不容易拉扯大兄弟二人，到、到如今……还拖、拖累着孙女儿那……”秦嬷嬷听着听着，终于控制不住自己，抱着琪儿放声痛哭起来。还是秦荣年轻，又是一条汉子，心里虽然也很难受，倒是硬撑着没有哭出声来，还在一旁劝道：“焦大叔，这事儿过去这么多年了，你老还惦记着！如今你已年迈，伤了身子骨，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再说这过大年，请老祖宗回家团聚吃酒，原本是个高兴的事儿，怎么能伤心落泪呢？你瞧我妈也是一大把年纪的人了，哪还经得住如此折腾啊！”焦大听秦荣如此说，这才忍住泪道：“侄儿说得也是，没想到一提这往事儿，我就收不住了。快、快去劝劝你妈，别哭坏了身子骨！”秦荣忙又去劝母亲道：“妈妈别哭了，时辰不早了，待祭完祖宗，还得留焦大叔一起过年喝酒呢！”秦嬷嬷听儿子这么一说，便止了哭。焦大见秦嬷嬷不再哭了，又忙忙地再磕了三个响头后站了起来。

半个时辰后，祭祖仪式方告结束。秦家母子随即撤去碗筷、酒菜、供品、香烛和专烧纸钱用的火盆，抹净桌椅，先给焦大重新沏了热茶。秦荣陪坐一旁和焦大说话，秦嬷嬷则忙着上灶烫酒炒菜准备年夜饭去了。其时，焦大心情极好，不时地绘声绘色、唾沫四溅地讲述着他幼年时如何贪玩调皮的故事，把秦荣、琪儿父女俩引得捧腹大笑。说笑了一会儿，秦荣见母亲一切准备就绪，便帮着母亲将酒菜重新摆上桌来，并请焦大上坐，自个儿则在左首打横相陪。稍顷，秦嬷嬷在灶上忙完，也来相陪，领着琪儿坐在

了右首。

秦荣待一家人坐定，举起酒碗道：“今几个过大年，我先敬焦大叔三大碗。祝焦大叔福体康泰，长命百岁。”焦大十分高兴，也不谦让，连着把三碗酒一饮而尽道：“不怕弟妹侄儿见笑，我焦大是个粗人，不懂得什么礼数规矩。你敬我酒，我就饮。就是不敬，我自个儿也会痛饮的。哈哈。”秦嬷嬷笑道：“今几个过大年，还用得着客套么？酒有的是，你大叔也不必谦让，只管开怀畅饮就是了。”秦荣也笑道：“我知道焦大叔好酒量，三五斤不在话下。”焦大一边饮酒吃菜，一边笑道：“见笑，见笑。我这人酒量不小，可不会把握，十回倒有九回醉。到时候乱嚼舌头出了丑，让大家笑话。”秦嬷嬷笑道：“自家兄弟，又逢过大年，说什么醉不醉的，你爱说什么就说什么，谁还会恼你不成？说实话，今几个过大年，你要喝不醉，我还不依你呢。荣儿，快，再敬你大叔三大碗。”秦荣忙又倒了三碗，齐刷刷地送到焦大跟前道：“来来来，焦大叔快喝了这三大碗！”焦大是个痛快人，也不推辞，端起酒碗“咕咚”“咕咚”饮了个底朝天。

焦大举着空碗道：“瞧，滴酒不剩。想当年，我和你父亲常常比赛喝酒。虽说他酒量没我大，可他机灵，不是变着法子哄我多喝，就是趁我不注意，把酒撒在地上，故回回都是他赢！有好几回，我都输得爬在地下学狗叫……哈哈……”焦大说起往事，情绪分外激动，一双通红的眼睛竟然放出光来。此刻，他坐不住，干脆站了起来，一边抓着自己的头发，一边道：“那年东征，我们几个跟随太爷东拼西杀，每仗下来，太爷都要赏我们弟兄几个一坛好酒。

金彩的父亲金钟万不会喝酒，喝上两碗就喊头晕。我和田庄，每次都要喝上一二十碗方才罢休。说实话，这酒可是个好东西，那时打仗不是闹着玩的，哪回不是拼死拼活的？一仗下来，浑身像散了骨架似的，两条胳膊软乎乎的怎么也抬不起来。倒是这酒，帮我们解了乏，也浇了愁，喝完酒，痛痛快快地睡上一大觉，第二天不照样冲锋杀敌？”说到这里，焦大已是唾沫飞溅、鼻尖冒汗，只见他打了一个饱嗝，停下话来，又端起满满一碗酒一饮而尽。

秦荣知道，此时此刻已无法拦住焦大的话头，只得由着他信口开河，随意讲去。倒是琪儿人小不懂事，见他讲得热闹，便道：“焦爷爷，焦爷爷，我要听你讲打仗的故事。你快讲，你快讲。”焦大抹了一下沾在嘴唇和胡须上的酒菜，笑道：“好好好，爷爷这就讲给你、你听……话说那年夏天，好毒的日头，晒得我们连脱了几层皮！太爷带着我们冒着毒毒的日头，东拼西杀，谁知刚刚从野山坡杀出重围，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又被四面八方包围过来的敌兵困在了一处名叫长岭的峡谷里。整整三天四夜，我们也没有办法冲出去。带的干粮早吃了个精光，连水也没剩一滴！那又饿又渴的滋味真是难受呀！肚子里咕咕直叫，嗓子眼里直冒火，眼瞧着我们一个个被折磨得半死不活，太爷左思右想，想不出别的法子来，只得咬着牙下令杀了战马，让大家吃马肉，喝马血。第五天早晨，我们拼死向西突围，终于冲出了峡谷，逃到了一处光秃秃的小山头上。等停下步子一看，此时我们只剩一匹马和十余个弟兄了。那马还是我悄悄地给太爷留下的呢。大家还以为脱离了危险，刚准备下山去寻吃的喝的，偏又遇上了前来追捕我们的敌兵。

看样子他们约有四五十人，把我们包围后，一个总兵朝我们喊话，要我们投降，我们哪里肯依？此时，田庄兄弟他……”琪儿听得入神，打断焦大的话问道：“那是我爷爷么？”焦大点头道：“正是。那时你爷爷挺身而出对我说，我们且战且退，说啥也得突围出去！你护着太爷先走，我和金钟万兄弟留下抵敌！说着他们二人便冲了上去和敌兵死拼。我护着太爷乘机逃了出来……”琪儿焦急万分道：“那、那我爷爷呢？他、他怎么啦……”焦大眼里含着泪水，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道：“唉——毕竟寡不敌众啊……后来你爷爷他们都战死在那个小山头上了……”说到这里，焦大那满是皱纹的脸上已挂满了泪水。他略停了片刻，又说了下去：“那次为了保主子的性命，我宁可自己挨饿，偷了东西先给主子吃；得了半碗水，也先给主子喝；实在没办法，我就喝马尿。直到后来我们的救兵来了，这才保住了太爷和我的性命。东征回来，太爷升了官，封了爵，又得了皇上许多赏赐。毕竟我出生入死，救过太爷的性命，太爷待我不薄，打东征回来，再没让我干过活儿。平日里有肉吃有酒喝，逢上过年过节，府上办什么喜事，还有许多赏银……那时候，谁也不敢小瞧了我，奴才们都喊我大爷，主子们见了我也给个笑脸。就是老太太见了咱，也嘘个寒问个暖呢！可谁知太爷升天后，竟一日不如一日！派我工，支使我，倒也罢了，那些小爷们还不把我当人待！他娘的，这些没良心的王八羔子，他们也不想想，没有我，哪还有他们的今天？！就连太爷……”焦大忍不住，竟破口大骂起来，吓得秦荣脸色发白，连忙阻止道：“焦大叔你喝多了！可不敢在这儿瞎骂呀！俗话说，隔墙有耳。万一有